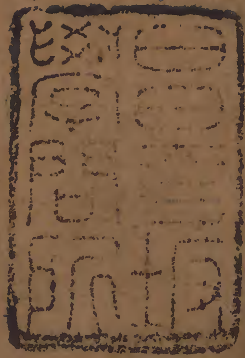


藏書世紀列傳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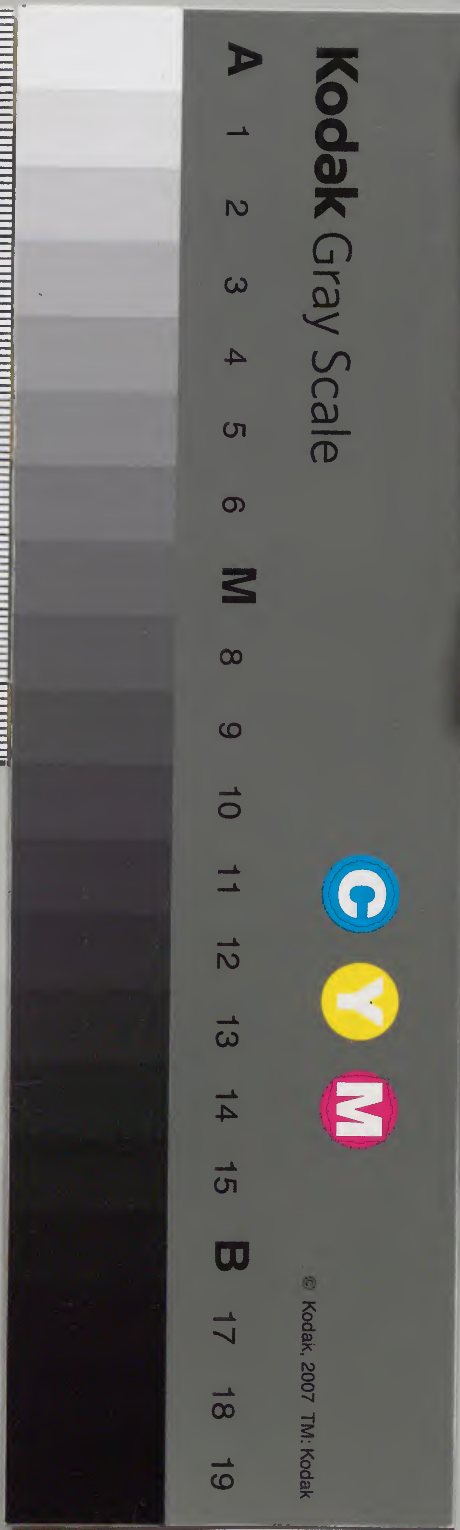
十二



漢書門類			
八二〇	六七	一七	三四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八二〇	三六	函
類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20
冊數	34 ( 12 )
函號	286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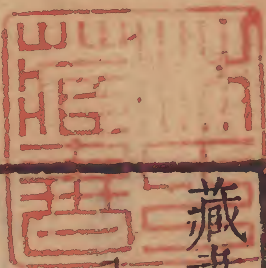


藏書名臣傳卷三十

八直節名臣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永和六年西羌大啟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鄴欲規上計椽其後羌眾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





費且百億計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羗戎潰叛皆由邊將失於緩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壑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羗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

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時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

不登朝  
以州郡  
教授僅  
九

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於死遂以詩易教授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日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羗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東羗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官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



世不與黨  
以肖黨也

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負以自代，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路，吾當為朝廷愛才，遂不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負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史弼 裴瑜 魏邵 陶丘洪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辟公府，遷尚書，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生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歟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



人弼為政，特挫抑疆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還為河東太守，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達覽書。弼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余何人乎？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承掾史千餘人，皆諫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瑜澠之間，太言曰：明府摧折虛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茶苦，其甘如齋。管人刎頸，九歎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前，奉

太甚，天

雜，得

此、生、友、之、交、

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護弼。弼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之。陶丘洪曰：昔文王弇里，閔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裴瑜位至尚書。

趙岐孫嵩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聚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乃為遺令，教兄子曰：大丈



夫生世、邈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貞石於吾墓前、刻其上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舉理劇為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玠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玠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允襲、又數為貶議、玠深毒恨、延熹元年、玠為京兆尹、岐患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去、玠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見岐呼與共載、岐懼

貶說不是  
玠郎

不必不必

生、死、之、交

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及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監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外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鱗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辜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大將軍何進舉為燉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報、賊欲脇以為帥、岐詭辭



得免展轉還長安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空罷兵安人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與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

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承卽表遣岐使荊督積糧岐至劉表卽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劉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爲司空舉岐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岐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西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王位皆爲讚頌勅其子曰我歿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



時

李膺景毅李篤毛欽夏馥何顥

李膺字元體潁川人膺性簡亢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初舉孝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破走之未幾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餘人荀爽嘗就謁膺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羌虜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膺聲振夷域拜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殺孕婦聞膺至懼罪逃還京師匿兄讓第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

激

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異即殺之讓訴于帝有詔詰問

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

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

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滿一旬私懼稽留為愆不意反獲

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歎不旋踵特乞畱五日尅殄元惡

然後退就鼎鑊帝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是時

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

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帝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

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

之謔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

目許太過  
殊非對詔  
語

最可哂

載書

名臣

卷三十一

七



以慕來者  
必多誦士  
以畏來者  
必多險士  
苦矣能門  
不如羅雀  
二門也

相譏揣各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陽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暉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麻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於是二郡謚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二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龍不畏強御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泛者頗以賂遺中官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暉與賊曹史張牧勸成瑨收捕泛既而遇赦

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然後奏聞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泛妻上書訟寃帝大怒徵瑨瓚皆下獄竟死獄中瑨瓚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暉張牧逃竄獲免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馳驅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郊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不

各臣



是是  
 有平署帝愈怒遂策免蕃而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陳蕃  
 既免朝臣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賴賈彪出身西說竇武霍  
 諤等使訟之膺等亦頗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以天時肆  
 赦膺等乃得免歸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  
 而污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稱號而以  
 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  
 等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等為八顧顧  
 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晡劉表等為八及及者  
 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等為八廚廚者言能以  
 財救人者也獨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

八厨却奇

此策亦晚矣

為書貽膺曰古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  
 害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升降頃之帝崩  
 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謀誅諸宦故引用  
 天下名士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敗膺等復廢宦官疾  
 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  
 人朱並素佞和為儉所棄承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  
 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大  
 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鈞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  
 杜密朱寓荀翊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  
 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鈞黨對曰鈞黨者即黨人也上



黨感少  
注

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  
軌上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于時鄉  
人謂膺曰可以去矣對曰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  
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  
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願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  
及於讎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  
苟免遂自表免歸自黨禍起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  
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  
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名士亡非其罪縱在此  
公其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遠伯玉耻獨為君子足下

圭一人而  
秀天下

如何自專仁義篤曰今日分之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  
息而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  
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  
滅郡縣為之殘破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  
八十四初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  
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隱姓  
名為治家傭親突烟炭形類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  
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柰何載禍相餉乎黨禁  
未解而卒南陽何顥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  
匿汝南間與袁紹為奔走之交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

制刑奇

藏書

名臣

卷三十

十



諸名士懼黨事者，求救援說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

### 賈彪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志節慷慨，少與同郡荀爽齊名。初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延熹九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

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暉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出，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于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 范滂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時冀州饒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



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空以公禮格之蕃乃謝焉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牢修誣言鈞堂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忠其造部黨評論朝廷虛構無端並欲何爲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乃

慷慨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歿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亦好○人○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滂初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大○頭○印及得免到京師往而不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亂引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建寧二年復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何爲在此滂曰大○是○滂歟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弟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

張儉請文  
大媿

名臣

卷三十

十一



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滂父顯  
 故龍舒侯相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歿亦何恨既有  
 令名復求壽考何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  
 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吾不為惡行  
 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遂被殺

終日目擊  
 之心

王允趙戩士孫端王宏

王允太原人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  
 佐才也黃巾賊起拜豫州刺史允辟荀爽孔融為從事擊  
 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  
 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允其發其奸

誅皇后  
 宜服  
 濕涼藥

以狀聞靈帝責怒讓竟不能罪讓讓遂懷挾忿怒以事中  
 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  
 曰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君以張  
 讓之故一月再徵凶惡難量幸深為計又諸從事好氣決  
 者具流涕奉藥而進允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  
 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歿之理投杯而起出就檻  
 車既至廷尉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  
 之得以減歿論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歿允懼不免乃變  
 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及奔喪獻帝即位拜守  
 尚書令代楊彪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取收歛蘭臺



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時董卓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允允扶持王室於危亂之間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其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允讓不受士孫瑞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卓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允與士孫瑞陽瓚登臺請霽復結前

疎

所失

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天下作漢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特頒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使正持重不循權宜是以羣下不甚親附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

載書

名臣

卷三十一

一百



副其反

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  
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拒  
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譎言  
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  
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  
我曹而欲解兵當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遂合  
謀為亂攻長安城陷呂布走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  
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效  
之朝廷幼小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  
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

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  
懼二部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  
二人在外故未敢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矣翼曰雖  
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  
况其黨與乎若舉兵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  
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乃收  
允及翼宏並殺之允時年五十六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  
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其喪

孔融脂習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帝



師位至侍中父仙太山都尉融兄弟七人而融弟六幼有自然之性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取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人共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見河南尹李膺年十六藏匿張儉事發與母兄爭歿融由是顯名黃巾賊反北海為賊衝董卓諷三府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為賊所圍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三千兵救之獻帝都許曹操徵融為將作大匠又遷少府時論欲復肉刑融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

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及征烏桓融復嘲操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蕭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手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又書爭之其辭

太好記故  
事太百作  
文字



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危鴻門非豚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暘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爰益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屈原不哺糟飲醯取困于楚由是觀之酒何負于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眾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

取快古鋒

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曰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融見操雄詐中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勝卓老郝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歲餘復拜太中大夫融性寬好士喜誘後進及居間職賓客日盛曹操既積猜嫌而郝慮復構成其罪過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在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



大聖之後而見滅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前與白衣襴衡跌蕩放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歿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急重誅書奏下獄弃市融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獨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聞之大怒收習將殺之久乃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晉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愍信寬饒

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于是上書訟之故范曄論之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虎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難若文舉之高志直情真是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終之規啓機于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圍委曲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者也此范曄得意之論也亦可以見曄之不凡矣

田疇

田疇無終人也好讀書擊劔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



千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身備宗室  
遺老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推疇  
虞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  
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于得達而已虞從  
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二十騎上  
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間徑而去遂至長安致命  
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謂祭虞墓陳發  
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謂疇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  
不送章報于我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  
忠節章報所言恐非所樂聞故不敢進也且將軍方舉大

英雄

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  
燕趙之士豈復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乃縱遣疇疇得  
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不報吾  
不可以立于世遂入無徐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  
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  
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統一恐不能  
久安願推擇其長而賢者以爲之主皆曰善乃共僉推疇  
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  
罪衆皆使之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驛使  
致貢遺袁紹數遣使招命紹歿其子尚又辟之疇終不行



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未至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  
趨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致，君義不屈，今曹  
公使來，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疇笑而謂之曰：此非君所識  
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次無終，時方夏，水雨滯  
滯，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疇曰：此道秋夏有水，  
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乎岡，  
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  
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不得進，未免懈弛，若回軍  
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掩其不備，蹋頓之首  
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

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進。遂令疇將其衆  
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挂去柳城二百  
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  
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  
始爲君難，率衆遁逃，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不受，操知  
其至心許而不奪，復從征荊州，還，操追念疇功，乃復封以  
前爵。疇上疏陳誠，以歿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  
終不受。有司劾疇，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與惇曰：且往，以情  
諭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  
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



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活命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哉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自勿于前言未卒涕泣積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

陶淵明擬古云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季中觀陶公此詩則子春始終為漢已可知矣其不受爵祿有以也

狂馳子安能百年

周處

陸非其所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不修細行縱情肆暴州里患之因慨然有改勵之志立謂其鄉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諸父老何所苦而不示乎父老曰三害未除是以不樂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猛獸一也長橋下蛟二也并子三也處遂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搏蛟乃入吳尋二陸勵志修身期年州府交辟仕為東觀左丞及吳平王渾登建業宮醢酒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今日得無戚與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于後亡國之戚非惟一人渾大慙入洛累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權威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氏羗反羗帥齊



有仇無援  
在今日恐  
不免而處  
之成亦以  
此

萬年僭帝號圍涇陽詔以處為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之時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處即其節下也中書令陳準言于上曰駿與梁王皆貴戚重臣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宐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不聽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必敗亦謂處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不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果使處以五千兵擊之處知其必成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風藜藿梁黍期之克令終自旦戰至暮斬獲甚多絃絕矢盡救兵

不至大是左右勸處退兵處按劔而言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處三子玘義興郡侯次靖次札會稽內史玘靖皆有奇節大勳諸孫勰烏程侯懋清流亭侯筵吳興內史贊武康縣侯潛都鄉侯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

祖逖

祖逖字士雅范陽人也逖性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俠每至田舍輒散穀帛以調貧乏鄉黨宗族以是望之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夜同寢聞荒鷄鳴琨起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或中宵起坐謂琨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

散穀帛亦  
一儀檢



是散穀  
集作川

足下當相避於中原矣。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載諸同行老疾者，而躬自徒步。藥物衣糧盡與眾共。是以少長咸悅，推逖為主。行達泗口，元帝用為軍諮祭酒。居于丹徒之京口。時楊土大饑，逖賓客多為盜剽。逖撫慰之曰：「此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逖自若也。」元帝時，方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繇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黎被殘，人有奮志，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率，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嚮起，國耻可雪矣。」元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

損財  
如許  
作用

豫州刺史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感歎。初流人張平、樊雅等俱屯結在譙，其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眾各數千，皆統屬平。平眾盛，逖不得進。逖誘浮使斬平，於是遂進。據大丘，樊雅復夜襲逖，直趣逖幕。逖命左右距雅，有陳川者，時號寧朔將軍，遣其將李頭援逖。逖於是復進，剋譙城。據之。李頭之助，討譙城也。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李頭欲之，而不敢言。逖遂與頭頭感而言曰：「若得此人為主，必無恨矣。」川聞之，殺頭，以其眾歸石勒。勒遣石虎領兵五萬衛陳川。逖設奇擊之，虎大敗。收兵還襄國，留挑豹等守川故城。



莊書 卷三十一  
住于西臺。遣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逃軍開東門與相守。凡四旬。而賊遁。先是。逃以布囊盛土如米。使千餘人運上東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路者。賊逐之。即棄擔走。賊得米。以謂逃眾皆豐飽矣。勒乃以驢千頭運糧往給。挑豹。逃知之。密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以此宵遁。逃遂進屯封丘。而馮官已。李矩、郭默等各以雄兵相攻擊。至是皆受逃節度。逃愛人下士。雖賤交賤。隸待之皆有恩禮。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河上臣同。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逃勸

督農桑。尅已務施。不畜資產。百姓感悅。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逃母墓。而與逃書求通使。互市會朝廷復遣戴淵為都督。逃以淵吳人。雖有才望。而無弘智。遠略。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又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而卒。先是戴洋語華譚曰。祖豫州九月當歿。妖星已見於豫州之分矣。逃亦見星而歎曰。此為我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民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王敦又懷逆。畏逃不敢發。至是遂成謀矣。

劉琨

職書 名臣 卷三十一



劉琨字越石琨少得儁朗之目與祖逖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與征虜將軍石崇金谷澗中別廬賦詩大為當時所賞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時東瀛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饒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發賊縱橫道路阻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琨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伺城門以戰百姓負循而耕屬韃而褥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淵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淵懼乃城蒲子居之在官未期流人稍復鷄犬之音亦復相接但琨善懷撫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歸者數千而去者亦

復相繼初單于猗也有救東瀛公騰之難琨表其弟猗盧為代郡公以結之屬上黨太守降于劉聰雁門烏丸復反琨親率兵禦賊聰遣子粲乘虛襲晉陽降之琨父母並遇害琨乃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粲猗盧因遣琨牛馬留其將箕澹等與共戍晉陽而去蓋以報琨也愍帝即位拜琨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假節琨上疏曰臣前表請願與鮮卑猗盧尅期會于平陽屬大司馬博陵公浚為石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今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惟務圖臣臣孑然自守則稽聰之謀進討則勒襲

讀此數語已辨一紀矣無能先



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俟秋穀既登胡馬已肥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威靈獲展徵效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悔三年琨與倚盧期討劉聰尋倚盧及兄子根皆病歿部落四散琨子遵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歸琨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說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且當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爲前驅而自爲後繼勒元據險設伏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琨窮蹙不能

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安琨欲與同獎王室

理由是率衆赴之匹磾見琨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

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右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

建武元年琨與匹磾共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歃血

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不

進兵以故琨與匹磾竟爲末波所間匹磾遂拘留琨初琨

之去晉陽也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

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歿于賊壘斯謀

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歿因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

諶焉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會王



賦詩選序  
與聞吹并  
聞言戲言  
耳

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亦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初琨  
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欲殺我也死  
生有命但恨讐耻未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磾遂縊殺  
琨時年四十八琨少與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  
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氣如此  
在晉陽嘗爲虜騎所圍城中窘迫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  
聞之皆淒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  
思向曉復吹賊並棄圍而走

藏書名臣傳卷三十 終

藏書名臣傳卷三十一

八直節名臣

嵇康嵇紹

嵇康字叔夜譙郡人土木形骸不事修飾好服食常採御  
上藥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胡說至於導養得理引積學乎  
若安期彭祖之論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并撰錄上  
古以來聖賢隱逸避世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於管  
寧凡百一十九人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陳留阮籍河內  
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相友善嘗  
遊竹林故時號爲竹林七賢焉康居貧以鍛自給時鍾會



這康何為

為司馬昭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  
肥衣輕賓從如雲康倚鍛不顧會深銜之及山濤為選曹  
郎舉康自代康又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  
武故司馬昭聞而惡焉康與東平呂昭子異及異弟安親  
善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則千里命駕會異姪安妻徐氏  
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  
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昭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初  
康採藥於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欲與之言登默不應  
踰時將去復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康又遇王烈共入山得石髓如飴自服半

識寡是  
無才

贊好於文

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呼康往  
取輒不見烈嘆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及遭呂安  
事為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  
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  
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康別傳載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  
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因援  
琴而鼓臨刑自若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欲以為秘  
書郎言紹平簡温敏又曉音父子罪不相及帝曰如此便  
可為丞不必復為郎也後以侍中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  
百官奔走惟紹獨身扞衛兵交御輦飛矢雨集遂死惠帝

山濤知人



深哀歎之及後左右欲浣帝衣帝曰此稽侍中血也勿浣

安金藏樂工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少府監裴  
匪躬中官汜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  
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  
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  
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臟並出流血彼地  
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郤納五臟以桑白皮  
為線縫合傅之藥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  
明不如余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神龍初母喪塋南

使公卿得  
見何至於  
此

門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  
有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於閭景雲  
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于史官擢右驍衛將軍  
爵代國公詔鑱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為榮卒配享睿宗  
廟廷

顏真卿顏常山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也舉進士又擢制科再遷  
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雨真卿辨獄而雨  
故郡人呼為御史雨焉宰相楊國忠惡之出為平原太守  
真卿度安祿山必叛陽託霖雨增陴濬墜料簡丁壯祿山

識



直漢子傲

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又使參軍李平馳入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愷盧奕蔣清首以徇河北真卿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是時肅宗卽位靈武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至德元年真卿遂棄郡渡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御史大夫兩京復出為馮翊太守為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因召為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

李勉知大体

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相元載又惡之乃以檢校刑部尚書為朔方行營宣慰使後因攝事太廟載又誣以誹謗貶峽州別駕載誅楊綰薦真卿擢為刑部尚書進吏部德宗立楊炎當國又以直不容改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如故及盧杞為相乃改真卿為太子太師并使罷之而數遣人問以方鎮所便欲出之矣真卿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後因李希烈陷汝州遂建遣真卿欲以往諭希烈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不聽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既明不可往真卿曰君命不可避也既



見希烈，宜詔旨。希烈遂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聽。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希烈所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求宰相，無如太師者。」真卿叱之曰：「若等聞顏常山、否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詎賊不絕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豈受若等脇邪？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希烈乃拘送真卿蔡州。及希烈謀稱帝，使問儀式，真卿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事，介於是真卿遂被害，死年七十六。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天下皆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魯公善正草筆，力適勁，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

夏雲，鈎如屈金，戈如發弩，此其大槩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閔偉、家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穎、元魯山銘之深厚，又種種不同。自早年書千佛寺碑，已與段虞徐沈暮年之筆相上下。嘗作筆法十二章，備盡師資之學，然其正書真足以垂世。

辛讜

龐勛為亂，泗州刺史杜愔完守備以待賊。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至洪澤不敢進。有辛讜者，乘小舟潛度淮，說厚本厚本不聽。明日賊攻城益急，讜復請往。愔曰：「前往徒返矣，今又何往也？」讜曰：「此行得兵則反，不得則死之。」



惛與之泣而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其都將袁公弁曰：「賊執如此，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授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獨能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讜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出涕。厚本因問諸將士，將士皆願請行。讜舉身自擲，叩首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所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執似入城矣。」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劍欲擊士卒，共救之。讜曰：「臨陣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共奪之。讜素多力，竟不能奪。讜曰：「將士登舟，

我則捨衆，競登舟。士卒有回顧者，所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惛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哺而還。久之，泗州援兵又絕，糧又盡，人食薄粥。辛讜言於杜惛，請出求救於淮浙。乃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斫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三千人，與河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救泗州。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強，不敢進。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



之敗則汝走衆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  
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  
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  
城上人見讜喧呼動地讜復自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  
楊潤賊夾岍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載鹽米二萬  
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萬餘拒之于盱眙密布戰  
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  
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  
柵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旣不能及乃以捨揭火  
牛焚之戰艦旣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會馬舉亦將精

兵三萬救泗州賊衆乃敗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  
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及平以讜爲亳州刺史讜  
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  
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其爲人如此

### 劉蕡李郃

劉蕡字去華幽州人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有謀擢  
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廢弛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  
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卽位思洗宿耻而宦人握兵  
號北司外脇羣臣內侮天子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蕡對策是時第策官左散



帝例

騎常侍馮宿等見黃對嗟伏肯嗟伏猶好以為過古鼂董而畏中官睚  
眦不敢取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齷常務類  
得優調河南府叅軍李邵曰黃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卜  
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臣才智懦劣不能質古今使陛  
下聞未聞之言忽忽內思愧不可言今黃所對空臆盡言  
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上聞萬口藉藉至於垂泣謂黃指  
切左右恐近臣含怒變與非常忠良道窮綱紀遂絕陛下  
以直言召天下士黃以直言副陛下所召若臣所對遠不  
及黃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使臣逃  
苟且之慙而陛下獲直臣之用不聽黃對後七年遂有廿

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黃幕府授  
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黃誣以罪貶柳州司戶  
叅軍卒

劉安世鄒浩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從學司馬光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  
妄語始宣仁太后臨朝擢為右正言章惇以強市崑山民  
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相交結天下之人指  
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  
以示懲不報遂請外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惡之黜知南  
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同文館獄

是時朝論  
之嚴即別  
籍異對循  
類自節



今日不勝  
第次

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讒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汁  
必欲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諷令過安世脇使自裁又擢  
一豪吏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未至梅守先遣其客來  
安世所勸其善自為計安世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  
紙付其僕曰我死依而行之客密從僕所竊視皆經紀同  
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而嘔血死故安世得免  
焉昭○天○道○正位中宮惇汴復讒之時鄒浩亦貶詔以檻車  
收○天○道○行未數驛而徽宗即位赦復至安世凡投  
荒七年甲○天○道○遠惡地無不經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  
殿修撰知鄆州曾布又惡之蔡京相復連七謫宣和七年

臣從來  
所無

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  
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為而弗得汝今幸得  
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故  
安世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  
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咸曰殿上虎云平生不  
作草書不愛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嘗曰  
溫公言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  
人道天人無兩個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  
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事事着力畢竟不是  
只是一箇誠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終日其樂無



惟誠改其  
言信

窮嘗與其徒馬永卿言曰紹聖初某謫領表北望中原慨然永歎念惟先人遺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馬光之言北人處烟瘴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趙清獻欲絕不得乃掛父母像於臥側亦志氣以自儆自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續亦甚矣卜居宋都杜門屏跡人不得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為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蘇軾論元祐人才至安世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安世死墓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為之蓋棺乃去

陳東

其引去

陳東丹陽人蚤有雋聲傲儻負氣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東獨不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累或稍稍引去以直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非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剗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迤邐南渡萬一果尔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

直節名臣



數賊門生  
皇風遁矣

東不慮激  
變乎

賢士大夫耻于遊宦東南而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  
數賊門生數賊罪大難容自知不免反怨朝廷黃緣太上  
遂請此行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  
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  
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卻差忠信可  
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  
廟不報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  
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諸軍  
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衆莫肯去昇登聞鼓撾而壞  
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共嚮磔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

聖朝舉制

甲竟鼓衆  
伏闕不是

營遣撫諭乃引去金人既解朝廷用楊時為祭酒吳敏奏  
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  
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  
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  
彥不報請親征以還是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  
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  
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  
下潛善所於是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  
處家事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尔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  
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冝逃

直節名臣

七



不識屈平  
焉知陳東  
誰人憤激  
得亦

死乎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  
生、死、之、交、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識與不  
識皆為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  
而得罪死然東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  
病朝廷往往施行之  
李生日此係憤激與屈平同非謂有見於君臣之義所當  
如是而然也

陳瓘

陳瓘南劔沙縣人中甲科僉書越州判官守蔡下每加敬  
禮檄攝通判明州章惇入相瓘從眾道謁惇聞其名邀與

劇語未暢

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可行乎移  
左置右其偏一也天子待公為政敢問公將何先惇曰司  
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而移左以  
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  
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  
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  
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惇  
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為太學博士會卜與惇合  
正論遂絀而紹述之說成矣瓘奏哲宗言堯舜禹皆以若  
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

終不明白



所以成帝王之治。又言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覆究問，意甚感悅。約瓘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遂出通判滄州。徽宗卽位，召爲左司諫。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今又罷夬，若公道何？瓘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改知無爲軍。明年遷爲著作郎，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瓘曰：不久卽真矣。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有一書將投之，以決去就。但郊祀不遠，恐澤不及汝耳。正彙頓首請書。明日瓘遂持書入省，布見書大怒，諫辨移時。瓘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

與日月爭

待士禮布矍然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廉州。會正彙在杭，告蔡京欲動搖東宮事，下開封府，併逮瓘。府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歎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常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宜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



尊堯集三  
字其嘗不  
佳

商英罷權又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  
每十日一徙舍且命凶人石慄知州事執至廷大陳獄具  
將脇以死權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慄  
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余權曰然則何用如許  
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助舜  
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  
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慄慚乃揖使退在台五年纔復  
承事郎帝批進目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十  
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  
楚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真權智明慮遠方赴召命至闕聞

有心人

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權謂宰屬  
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為此謀者若盡進人  
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  
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劔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  
白時宰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  
行以此故也楊萬里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浚時時跪  
請教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  
姓名與日月爭光者也

胡銓吳師古陳剛中王廷珪

胡銓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荅策凡萬餘言

載書直節名臣

卷三十一

百



高宗見而異之紹興五年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抗疏極言乞斬王倫秦檜孫近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眾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乃以銓監廣州鹽倉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好人許銓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錄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

金人有恨

不做宋人  
却做宋詩

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剛中啓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有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廷珪詩云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在傾危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直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孝宗卽位銓復奉議郎知饒州隆興元年擢起居郎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



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  
昇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  
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  
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壽幸次膺王大寶王十朋  
今壽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余以  
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二年除權兵  
部侍郎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賑  
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  
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  
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

誠災急務  
一語濟港  
見五大

河漢者一  
右而已何  
可之有

者十若不成則可賀者亦有十請爲陛下極言之大略謂  
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若藩籬以瞰吾  
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  
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自檜當國二十  
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林萬  
落生理蕭然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者焉然則今  
日之患豈直兵費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  
覲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  
使未去一使復來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樂而爲之側聞  
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

直節名臣

七



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為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  
 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  
 銜璧不已必至與觀與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  
 後為快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得乎儻乾剛獨斷追回  
 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如此  
 則可賀者亦有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  
 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  
 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  
 八也無銜璧與觀之號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  
 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

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乾  
 道初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銓力求去乃以敷文閣直學  
 士與外祠陞辭上問曰卿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  
 海嘗訓傳諸經欲成之薨謚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于  
 世

洪皓

洪皓鄱陽人登進士第時議遣人使金張浚薦皓為徽猷  
 閣待制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使皓至太原留一年至雲  
 中粘罕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而歸恨  
 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願就鼎鑊



好東人

無悔，粘罕怒欲殺之。旁一酋喏曰：「此忠臣也。」皓乃得流遁。冷山流遁，唐言編竄也。雲中至冷山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乃使教其八子。方二帝之遷居五國城也，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李粟麵獻二帝。二帝始知上卽位。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上。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十一年，又求得韋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又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終不如此一書。是冬復又密奏曰：

封事可當  
其甲

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人隨軍，今不敢矣。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又言：「金人見胡銓封事，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可惜置之散地。」又復言：「金人問李綱趙鼎安否，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皆在遣中，乃得還。皓自建炎已酉奉使至是，凡十五年。既還入對，退語秦檜曰：「張魏公，金人所憚。錢塘暫居而景靈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後因議不遣趙彬等家。

於讀書為  
名言



屬還金觸檜怒侍御史李文會遂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  
諫官何如中官大○臣○何○如○內○臣○  
 明年大水中官白鏐宣言燮理乖謫洪尚書名聞天下而  
 朝廷不用檜怒繫錐大理獄諫官詹大方論皓與鏐更相  
 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勤好人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  
 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  
 州至南雍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  
 惜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皓初在金范鎮之孫祖平為  
 傭奴皓言於金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為人豢豕亦贖而  
 嫁之他貴族流落賤微者皆力拔以出既幸得歸為檜所  
 嫉復貶竄以死悲夫

押於德於人

汪立信汪麟金明

汪立信六安人淳祐六年登進士第荆胡制置趙葵辟充  
 叅議官葵去馬光祖來代之鄂州圍解賈似道惡聞外之  
 臣與已分功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為罪擊去之光祖與  
 葵有隙被旨即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乃以正月望夕  
 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為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  
 曰方艱難時趙公蒞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擲拾之公一日  
 去此後來者復効公所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能為度外  
 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使某不為  
 則已果為之必不效公所為也遂投効去景定二年差知



江陵府時襄陽圍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并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晏安不以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且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若久拘聘使何益徒使敵得以為辭耳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苟忤悞歲日嘯傲湖山則天敗我也銜璧與觀之禮請備以俟

爽人似道  
哭得出亦

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瞎賊狂言乃余蓋以立信眇云遂斥去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復以立信為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日我不負國家余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余既至建康守兵悉潰立信知事不成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

藏書 直節名臣 卷三十一



傳

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為表。起居三官。夜分起。止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伯顏入建康。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在建康。不月降。崎嶇走入閩中而死。

陸秀夫劉鼎孫

秀夫鎮江人也。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江南。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二王走溫州。秀夫追從之。與陳宜中張世傑等共立益王于福州。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旋與宜中議不合。使言

死于海亦尚艱難

者。劾之。張世傑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屬井澳風。王驚。俎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乃與眾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古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至元十六年。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時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沉海不死。被執。榜掠不死。復赴海。

文天祥文陞杜濬鄒淵趙時賞趙孟滌

天祥字宋瑞。吉水人也。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



宋鄉賢祠  
猶廷欽仰  
今直供時  
焉耳

克已

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  
集英殿理宗親拔為第一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下勤  
王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  
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  
羊而搏猛虎乎天祥曰吾亦知之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  
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衛者吾故不自  
量欲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興起者耳天祥性豪  
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  
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八月提兵至臨安  
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朝議方擢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封呂

可憐

即如此敵  
亦未必却  
以兵弱也

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天祥陛辭上言朝廷姑息  
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擊鼓以作將士之  
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  
大之弊然國亦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  
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以廣西益  
湖南而建闡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闡於隆興以福  
建益江東而建闡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闡於揚州  
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如此  
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濶遠不報明年正月元兵  
至臯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上下震恐有旨天祥詣伯顏軍

直節名臣

卷三十一



前遂與宰相吳堅同行伯顏留天祥軍中獨遣堅還明日  
吳堅賈餘慶及樞密院謝堂家鉉翁劉岳與呂師孟奉降  
表至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伯顏乃趣天祥隨祈請使北  
行天台杜濬從至京口與天祥謀趨真州真州守將苗再  
成聞天祥至即喜而出迎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  
閩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即以書遺二制置時制置使李  
庭芝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  
出相城壘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然亦飢莫能  
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兵  
人索之執杜濬去濬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囚募二樵者以

此  
已何能受  
洋痛自死

賈荷天祥至高郵復汎海以達温州益王立天祥以觀文  
殿學士召至福州拜右丞相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  
祥遂移漳州出江西入會昌遣叅謀張林監軍趙時賞趙  
孟深等盛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擣永豐攻太和吉  
入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  
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  
約束然時勢至此已無可爲矣適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  
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追至空坑軍士皆潰  
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間謂誰時賞曰  
我姓文衆以爲天祥也執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天祥

賢戰時骨



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至元十五年進屯麗江浦入般澳  
益王昺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詔獎諭天祥其略曰  
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驅狗國脫危  
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  
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  
丞相陸秀夫筆也十一月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  
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急吞腦子  
不死鄒淵自剄扶入南嶺乃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  
是皆死杜濬先被執至是亦遂以憂死惟趙孟滌得遁去  
天祥至潮陽見弘範請劔弘範曰殺之名正彼客之名在

我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使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  
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  
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厓山破  
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天祥泫然出  
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  
其心乎弘範爲改容義之遣使護送至京師天祥在道不  
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  
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天祥南冠而囚平章阿合  
馬入館驛坐召天祥問曰你何以至此天祥曰南朝早用  
我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由我



天祥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馬默然而去博羅丞相倨坐召見天祥入長揖通事曰跪天祥曰南之揖卽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博羅叱左右曳天祥於地天祥曰天下事有廢有興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旣已至此但早施刑卽爲大幸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到今是幾帝幾王天祥怒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博羅愧乃云你旣不冝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分付與別人了又逃走去否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

是  
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死、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怒、曰、余、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



之有日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遠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上知天祥終

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上囚召入天祥天祥請死乃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而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天祥死前四日司天奏三台折方天祥過南安遣人告墓以弟璧之子陞爲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陞輒辭



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元帝改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數年以壽終。

謝枋得謝徽明二子

枋得字君直，弋陽人也。為人豪爽，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

君直

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吳潛宣撫江東，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為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啗之，上其藁於似道，坐訕謫。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德祐元年，枋得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是時伯顏兵入臨安，進攻信州，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麻衣躡履，人不識之。已而又去賣卜建陽市。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枋得等二十二人，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姓名不祥。」



江南無人  
才真舒憤  
適非遠禍  
則古今宜  
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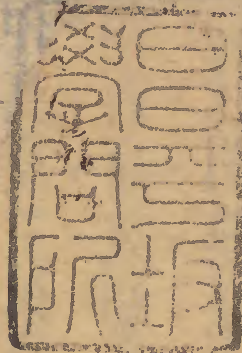
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詔江南求人才。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才。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直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當時王倫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歎。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謂枋得曰：

不得所思  
入才如此

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母深入。待還歲幣。即議和。兵交三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叅政魏天祐欲薦枋得。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館好邪。天祐怒。強之北行。二十六年至京師。問謝太后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余。吾豈不汝若邪。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枋得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為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亦死。



陳明卿曰李膺之流猶曰龍門今所登名流門直天門  
宋猶尊鄉賢祠今祀鄉之富貴耳有一老先生居近  
蘇府學時聞學卒呼曰今日送某爺入祠矣爲之掩鼻  
議欲請出季札諸公別祠之其舊祠作吳中大家香火  
院隨沒隨入省多少文移真一快論



示本州意以兩祠並設



